



別了，方大同！ 用音樂感動世界的謙謙君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有「音樂才子」之稱的唱作歌手方大同因病離世，終年41歲。方大同自創的音樂品牌昨在社交網微博公布，方大同以積極態度面對頑疾5年，上月21日平靜而安詳離世，他留下的音樂及圖畫小說，是永恒的精神財富。消息震驚華語樂壇，大批樂迷湧入方大同社交網站悼念，不少人都稱難以相信。

方大同自創的公司「賦音樂」在社交平台發文，指方大同過去5年積極面對頑疾，於上月21日早上，平靜而安詳地離開世界，前往生命旅程的另外一個領域，繼續他的使命與夢想，又指他所留下的音樂與圖畫小說是永恒的精神財富。消息一出，令無數樂迷感到震驚及惋惜。

傳喪禮低調完成 遺言曝光

昨日有消息指方大同的喪禮已低調舉行，網上更流傳喪禮現場的悼念儀式手卡照片，被指是方大同留給親友的話語，卡上寫着：「時間不等人，隨着年齡的增長，更能深入理解時間的現實與虛幻。生活給我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轉折和挑戰，即使面對疾病和人生的種種挑戰，我依然在這裏，充滿了創造的意境和滿懷的夢想。」他認為人生應該是以雅緻得體的態度去走完生命之路。並祝大家：「你在未來的日子裏，繼續懷抱夢想，持續努力，成長進化，在人生的每個階段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薛凱琪疑早悉噩耗 演出落淚

曾與方大同共事的員工在受訪時泣不成聲，表示方大同與大家相處亦師亦友，是一位親近的工作夥伴。方大同的音樂與精神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願這位才華橫溢的音樂人安息。



●薛凱琪與方大同份屬多年好友。

資料圖片

方大同是薛凱琪的摯友與精神支柱，兩人識於微時，雖多次傳出緋聞，但始終維持「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深厚情誼。薛凱琪曾透露，自己在深受抑鬱症困擾時，方大同冷靜開導，甚至救她一命，成為她生命中的重要依靠。方大同離世翌日，薛凱琪現身內地音樂節，演唱《半路》時情緒激動，數度哽咽落淚。她含淚對觀眾說：「只要我們還在，人生的路永遠是一半，沒有盡頭。我們要相信，永遠有人在等我們，永遠有人在愛我們。」現在看來這番話似乎不僅是對粉絲的鼓勵，更是對方大同的深情告別。兩人的友情超越音樂合作，成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大同的離世無疑讓薛凱琪與無數樂迷痛心不已。另有網民發現薛凱琪以方大同的繪本圖作社交網背景圖來悼念。

昔日同門難忘一同成長做音樂

至於歌手周柏豪和連詩雅（Shiga）與方大同曾是香港唱片公司的同門，而張繼聰和太太謝安琪跟方大同同期出道，4人均對方大同的離世



●周柏豪(右)和連詩雅(左)曾與方大同是華納唱片公司的同門。

深表哀痛。柏豪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很痛很痛，還沒接受到事實，還記得當年同事還稱我們『華納四寶』（方大同、薛凱琪、周柏豪和連詩雅），他是我成長路上其中一位很重要的歌手，現在我就好像感到缺少了很寶貴的東西，但再也找不到的感覺。很痛很痛，感激大同給我們那麼多好音樂。」Shiga說：「真是來得好突然，好難相信，Khalil（方大同）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有才華、好好的人，亦是我兒時認識的朋友，我入行的第一首歌都是他作給我。這幾年大家各有忙，少了聯絡，所以這個消息對我來說來得太突然，只能說希望他安息，永遠都會懷念他。」張繼聰在社交網Ig換上黑相配方大同的歌悼念，其經理人則透露他目前很難過。此外，不少歌手包括王力宏、容祖兒、蘇永康、鄧紫棋，以及新生代的林家謙、炎明熹和洪嘉豪等亦在社交網發文悼念。

受氣胸困擾 影響呼吸機能

方大同的音樂生涯始於2005年，與張敬軒、張繼聰及王菀之同期出道，四人被合稱為「唱作四小龍」。他以獨特的靈魂樂、R&B風格在華語樂壇獨樹一幟，代表作如《愛愛愛》《紅豆》《特別的人》等，深深影響一代樂迷。除了音樂創作，他還成立了「賦音樂」，致力於培養新人，並將更多精力轉向幕後工作。自2015年推出專輯《危險世界》後，方大同公開露面的次數有所減少，他曾在受訪時提到，他近年專注於培養新人與製作音樂。此外，他也坦承自己因健康問題（如氣胸，



●方大同在內地擁大批樂迷，他曾在2019年9月現身廣州出席巡迴演唱會。



●方大同自創的音樂品牌昨在官方微博公布方大同的死訊。



●去年9月，方大同在Ig上載短片，當時已見他身形消瘦。網上截圖

即俗稱「爆肺」）需要調養身體，這可能是他減少公開活動的原因之一。

儘管公開活動減少，方大同並未停止音樂創作。他在休養期間仍堅持製作音樂，並於2023年推出了新專輯《夢想家The Dreamer》。這張專輯展現了他對音樂的熱情與堅持，也讓樂迷感受到他對生命的深刻思考。同年，他在接受訪問時提到，2021年初因健康問題和新冠疫病的影響，他不得不減少工作並專注於休養，但他強調自己並未刻意「消失」，而是希望以更好的狀態回歸。有樂迷發現方大同在《夢想家The Dreamer》中的聲音與過去有所不同，他大方承認這與病情有關：「那個病不是真的影響我的聲音，而是影響我呼吸方面的機能。」據悉，由於病中不適，該專輯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在餐桌上用手持麥克風錄製的。此外，方大同自2010年起便飽受氣胸困擾，數度住院治療，儘管病情一度好轉，但最終仍不敵病魔。

手記

受訪態度真摯誠懇 每次演出方母陪伴

方大同生前是一位低調的音樂人，他從不熱衷於宣傳，也不像其他藝人般刻意與傳媒打交道，而是將全部心力傾注於音樂創作之中。他為人謙遜有禮，言談間總是溫柔細語，每次接受訪問時，他都會耐心聆聽記者的提問，並以真摯而誠懇的態度回應，並不會因擔心說錯話而敷衍了事。

記者曾有幸採訪過方大同在香港、北京、上海、台灣等地舉辦的演唱會。與大部分歌手的演唱會不同的是，台下沒有喧鬧的尖叫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靜謐的沉浸。觀眾們全神貫注地聆聽他的音樂，彷彿每一首歌都是一場心靈的對話。直到歌曲結束，全場才會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份純粹的感動，正是方大同的音樂魅力所在。

每一次演出，方大同的母親總是陪伴在側，母子情深令人動容。由於信仰的關係，方大同一生素食，而方媽媽曾感慨地表示，無論身在何地，當地的教友們總會熱心地提供適合他們飲食的資訊，這份溫暖讓她倍感感激。方大同的音樂與人生，正如他的為人一般，純粹而深刻，他的離世，不僅是樂壇的損失，更是無數人心中的遺憾。

●文：子棠

香港唯一不唱粵語的「歌王」 音樂裏的人文色彩獨樹一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僅國語唱片就能在粵語佔主導的香港樂壇叱吒風雲的人，還能有誰呢？20年前，方大同通過電台的一則自我介紹，宣告了香港樂壇R&B（節奏布魯斯）新紀元的到來，正式出道的首張專輯《Soul boy》以靈魂樂為基調，以「世界大同」為主題，把融合於黑人音樂中的靈魂與華語音樂相結合，開闢一種全新的音樂風格。李宗盛曾力讚，方大同是年輕一輩的音樂人中，能夠完整傳達西方音樂訊息的代表性人物，也自爆是其粉絲，喜歡他的所有歌曲。

方大同的音樂才華也獲得了音樂界的高度認可。出道後，方大同得獎率幾乎100%，據不完全統計，他拿下了香港樂壇叱吒18項、新城勁爆20項榮譽

在手。「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他，那一定是純真。」作為內地較早一批向大眾推薦方大同歌的樂評人盧世偉說，回溯20年的音樂生涯，2009年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頒發四個大獎給他，也讓他正式「登頂歌王」，也收穫了「香港唯一不唱粵語的歌王」讚譽。

「方大同的音樂裏有一點冷酷，他也積極表達對社會和人際關係的思考。」盧世偉認為，這種人文色彩強烈的音樂，令他在整個香港歌壇獨樹一幟，甚至在華語樂壇也是一個醒目的存在。

「方薛友誼」始於《糖不甩》

方大同曾說，音樂是時間的容器。如今這個容器

滿載他41年的音樂深情和思考，也讓不少歌迷重新去細聽他的歌詞和音樂。樂評人王肇凡認為，方大同生命裏最開心的時刻，或許是當他喜歡的歌手發片，他走進唱片行買到實體專輯的那個時刻。

方大同離世消息發布後，「方大同、薛凱琪」的詞條也迅速登頂熱搜榜單。薛凱琪曾在多個場合形容，方大同是自己入行二十年最特別，也是舞台合唱最多的一個搭檔。在不久前《聲生不息·大灣區季》，薛凱琪憶起兩人近20年的友誼，她說，曾作為同一個公司的同事，第一次聽到方大同的《春風吹》這首歌時就被吸引，便請公司幫忙邀歌，因而獲得了方大同給她的第一首歌《糖不甩》，兩人友誼正式開始。



●有樂迷在社交網晒出唱片照悼念，並形容方大同是「華語樂壇R&B的神」。網上截圖

刀郎為上海特別創作新歌《鴻雁于飛》 吳儂軟語中再拓國風音樂邊界



●刀郎昨晚在上海開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山歌響起的地方 刀郎巡迴演唱會上海站」昨晚開唱。每一站刀郎總會帶給歌迷一些獨屬於演出城市的記憶與驚喜，上海站也不例外。一首專門為上海站而作的《鴻雁于飛》，不僅扎根《詩經》，更是融合了蘇州話念白說唱、昆曲和上海奉賢民歌元素。聽罷，只覺在國風音樂在吳儂軟語中展開新篇章。從北京站的《北方的天空下》到濟南站的《沂蒙山小調》，刀郎演唱會的歌單設計頗為走心。

上海站開唱前，對於演出歌單的猜測也成為刀迷們的熱議話題。昨晚，當《鴻雁于飛》揭開面紗，眾人無不驚嘆。不僅僅因為刀郎這宏大的敘事唱白，更是因為歌曲融合了多種音樂形式——徐子堯唱的上海奉賢民歌《春調》，將孟姜女的哀婉動人故事娓娓道來；張謇參與創作的蘇州語念白，則是以說唱的方式從另一視角將女子對城牆下阿哥歸來的期盼說與眾人聽，兩者相互呼應，一幅立體的畫卷彷彿躍然眼前。臨近尾聲，屏幕上穿戴服的女子以昆曲演繹《詩經·小雅·鴻雁》，將歌曲再度升華。當人們還未能從曲中世界回神時，刀郎說，「這首《鴻雁于飛》是我們專門為這次巡演的上海站創作的，獻給華東的大小大小以及今天到場的所有朋

友們。」瞬間，場內歡呼聲乍起。有網友認為刀郎在上海站獻上《鴻雁于飛》，是在向上海時代曲致敬。這也不無可能。曾經的上海時代曲可以說是中國流行音樂的源頭，作為上海時代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周璇曾有一首經典的《鳳凰于飛》。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鳳凰于飛》與此次刀郎創作的《鴻雁于飛》不僅同出自於《詩經》，也都是將傳統的江南小調融合於流行音樂之中，對於情感的敘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見，《鴻雁于飛》多少帶有一些音樂尋根和文化朝聖的意味。留心刀郎的音樂作品可以發現，早期受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刀郎的不少作品中都將維吾爾族音樂元素和現代流行音樂完美融合，形成了其獨特的西域情歌風格。近年來，他更是趁着在江蘇的那段生活歲月，深入研究了評彈、昆曲等，一首首抒情的江南風歌曲令人眼前一亮。其實從《彈詞話本》到《山歌寥哉》，再到如今的《鴻雁于飛》，可以清楚地看到，刀郎正在不斷挖掘傳統文化內涵。有原創音樂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作為中國現代音樂的發源地，上海既孕育了周璇式的都市情歌，也見證了音樂演進的社會吶喊，刀郎把《鴻雁于飛》的首秀放在梅賽德斯-奔馳

文化中心，這個兼具工業美學與科技感的場館，就是在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全球化的碰撞中重構了民間音樂的生命力。「真正偉大的藝術，既能扎根《詩經》的土壤吸取養分，也能在現代編曲技術中破繭重生。這隻從《詩經》飛出的鴻雁，掠過西北大漠的蒼涼，穿越江南煙雨的迷離，最終停息在上海。這隻鴻雁的羽翼上凝結着3,000年的文化記憶，也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的文化自覺。」



●「刀迷」在場外大合唱為演唱會預熱。夏微攝